

《九莲灯》【八本】

主要角色

田翠兰：旦

李太永：净

傅奴：末

店婆：丑

王招：丑

情节

晋时宰相何道安（前本作贺道庵）与史后有隙，遂与太监同谋，雇人装刺客冒称史侄，诬捏史后主使。闵觉审问刺客，虽未得口供，然对何道安之奸佞，则知之甚悉。故上参何道安。惜晋君不明真相，反下闵觉于狱。闵觉入狱后，自分必死。乃派其家人傅奴，往告其妻，劝彼等远逃避难。其妻闻信后，不肯远逃，反令傅奴帮同其子闵远至京都，营救闵觉。途中宿一古庙，夜半火判显灵，示意傅奴，谓闵觉被押之南牢，将遭大火，闵觉必被烧死。若欲救主人，必至昆仑莲花山仙果洞道德真君处，求取九莲灯，方得有效。傅奴救主心切。乃由闵远独自赴京，己则单独冒险，求取九莲灯。二人分手后。闵远一日因病倒卧单有缘门旁。单有女彩屏，夜梦猛虎扑门，似是吉兆，遂将闵远迎入家中，代为治疗。后单有缘见闵远人才出众，乃令与其子单洪，结为金兰。清明之日。单有缘同彩屏上坟插柳，被田尚书之子田松看见，遂托人强来求婚。单有缘畏田松势力，极端为难。单洪武艺高强，遂定计伪装其妹，嫁至田家，好将田松杀死，乃令其父妹同闵远先行远逃。为途中方便计，并令其妹与闵远结婚。惟田松将单洪接至其家，将入洞房前，忽患重病，不得已由其妹田翠兰代入洞房。单洪发现并非田松而系其妹，其妹谓恪于礼俗，未便再与他人结婚。二人遂弄假成真，但虑翌晨被其兄发现，必生问题，二人遂相偕逃出。至其乳母之妹家中暂住。傅奴往仙果洞求九莲灯，例须经过阴阳界，即阴间与阳间之分界处，有各种鬼神把守。且在途中，有种种危险及艰苦。傅奴救主心切，一切不顾，终得和合二仙等之助，安抵仙果洞，面谒道德真君。真君怜其真诚，遂允令仙子带九莲灯下凡间。适皇后产生太子。晋王大赦囚犯，十帝阎君，奏请玉帝，谓囚犯出狱，必又扰乱治安，玉帝乃令火德星君，将狱起火，烧死囚犯，闵觉自在其中。因仙子将九莲灯悬于闵觉处，得以无事。监狱官报知晋王，认为系有神保护。晋王大悟，遂将闵觉放出，官复原职。闵觉虽赖傅奴之求得九莲灯，得不烧死，但傅奴并不知晓。在求得道德真君允派人送九莲灯后，即又照原路返回。经过阴阳界，又至曾经住宿之寺中。寺僧感其忠诚，告以前往京都，必经过某地。该地黄雄作乱，恐有危险。乃教以武艺，并授一镔铁剑，以防不测。又单洪自与田小姐逃出后，暂避其乳母之姨陈氏家中。为访求其父及闵远起见，单洪乃留田小姐于陈氏家中，独自登程。单洪至京都时，闵远已与其父闵觉见面，适遇皇家开考，单洪及闵远各中文武状元，晋王即令二人挂帅往平黄雄之乱。第一仗告捷，惟因黄雄困守山中，不肯外出。晋营中粮食不足，不得不向朝中请粮。而田小姐避留之处，又因黄雄之乱，地方不靖，遂与乳母及陈氏远逃。途中被兵冲散，只田小姐与陈氏宿一店中。店主之子，因窥田小姐美，欲逼成婚。适乱兵至，将店主全家杀死。但又将田小姐抢走。适傅奴行至该地，见田小姐情形，定系被抢，遂将贼首杀死，救出田小姐。田小姐即认傅奴为义父，约定同行赴京。又巧遇闵夫人正由原籍晋京，主仆相遇，喜出望外，遂一同晋京。黄雄困守山中，贪恋酒色，其部下某，向单洪投降。单洪遂乘机将黄雄杀死，凯旋而归。于是单有缘与单洪、田小姐及闵远与单小姐等，均得晤面。时田小姐之父田令孜正为宰相，由田小姐向其父叙述经过，田、闵两家，由是合好。并一同奏请晋王诰封傅奴云。剧中穿插细节甚多，为省篇幅，仅述其梗概如上。

注释

本剧剧情，与《粉宫楼》相同。惟《粉宫楼》剧，只系本剧之一部，仅至闵觉审问刺客未得真实口供即止。本剧共十本。

按此剧本原为十二本，惜稍有遗失。好在内容情节，尚可连串。兹先行付印，日后若能找得，当再补足也。

根据《国剧大成》第五集整理

【第一场】

（傅奴上。）

傅奴 （白） 走哇！

(二黄摇板) 适才梦中梦真君，慈悲护佑九莲灯。且喜离了阴阳境，心中悬挂我主人。山路崎岖往前进，

(傅奴走小圆场。)

傅奴 (白) 喂呀！

(二黄摇板) 借宿古庙面前存。

(白) 前日多蒙老僧，指引与我，才得梦中遇到道德真君，赐我九莲灯。理当进庙拜谢拜谢。待我扣打山门。啊，师父开门来！

(老和尚内咳嗽，上。)

老和尚 (二黄摇板) 扣打山门声声紧，即忙向前看分明。

(笑) 哈哈哈啊！

(白) 施主回来了？

傅奴 (白) 啊，师父，弟子回来了！

老和尚 (白) 请进禅堂歇息。

傅奴 (白) 请。

老和尚 (白) 请坐。

傅奴 (白) 有坐。

老和尚 (白) 施主，你整去了两日两夜，出家人正然放心不下。幸喜你无事回来。不知你可曾把事作妥？对贫僧讲来。

傅奴 (白) 禅师，弟子多蒙指引，得至阴阳界前，把黄表焚化，竟自闯将过去！

(二黄正板) 弟子闯过阴阳境，秉定虔心救主人。不觉一阵昏不醒，梦中得见道德君。多感真君施怜悯，慈悲暗赐九莲灯。将我送转回阳世，两次为人死复生。若非禅师来指引，想求莲灯万不能。故此今朝来拜谢，岂有忘恩不感情？将身跪在流平地，叩谢指引这大恩。

老和尚 (白) 哎呀呀！

(二黄摇板) 施主休得礼恭敬，些须小事何挂心？

(白) 施主请起且坐定，实实折受我贫僧。贫僧还有话讲论，施主听我说分明。

(白) 施主，现在山东一带，有巨齿山反寇黄雄作乱，逢州抢州，遇县抢县。只恐你年老之人，难以行路。倘若遇见贼兵，怕你的性命难保。我出家人念你是位忠义之人。赠你一件防身的法宝，还有两片丹药，再传授你些武艺。纵然遇见贼兵，哪怕千军万马，保你道路之上，平安无事。

(二黄摇板) 我赠你法宝镔铁剑，

(老和尚递剑，递药。)

老和尚 (二黄摇板) 可以防身保平安。两片丹药非凡儿戏，

吃在腹内力无边。

(傅奴吃药。)

傅奴 (白)

(二黄摇板)

多谢师父!

多感禅师慈悲念,

弟子来生定衍环。

忙将药丸吃腹内,

(傅奴吃。)

傅奴 (二黄摇板)

(白)

霎时精神不似先。

弟子我惦念我家少主人, 不敢久停。要告别禅师, 奔往京都。

好。即速起身去罢。

弟子拜谢了!

满面春风长笑颜,

口尊禅师听我言:

若见主人即同转,

再与禅师来问安。

(傅奴下。)

老和尚 (笑)

(二黄摇板)

哈哈哈!

舍命救主古罕见,

义仆之中他占先。

哈哈哈!

(老和尚下。)

【第二场】

(田翠兰上。)

田翠兰 (白)

(二黄正板)

苦哇!

每日心中自闷倦,

好叫奴家暗伤惨。

单公子一去不回转,

为何三月信未还?

昼夜奴家心盘算,

暗暗祝告叫苍天。

洞房奴把单洪见,

婚姻偶会凤随鸾。

弃舍家园奴自愿,

因此避难到此间。

莫非公子心改变,

不念前情撇下咱?

莫非途中把病染,

旅店床褥动转难?

果然要有意外事,

奴举眼无亲谁见怜?

越思越想将夫盼,

好叫奴伤心珠泪连。

(田奶公、田奶母、陈氏同上。)

田奶公、

田奶母、

陈氏 (同白)

(同二黄摇板)

走哇!

闻听音信气虚嘘喘,

见了小姐把话言。

(同白)

哎呀, 小姐, 大事不好了! 祸从天降。

田翠兰 (白)

何事惊慌?

田奶公、

田奶母、
陈氏 (同白) 适才闻听街市之上，纷纷说道：黄雄山寇兴兵犯境，贼人的大兵，离此不远。
军民人等俱各弃家避难。你我若不快走，只恐性命难保。

田翠兰 (白) 哎呀！
(田翠兰僵尸死。)

田奶公、
田奶母、
陈氏 (同白) 小姐醒来！
田翠兰 (二黄导板) 听一言来心着惊，

田奶公、
田奶母、
陈氏 (同白) 小姐醒来！
田翠兰 (三叫头) 天伦！公子！哎呀，夫吓！
(唱) 吓得奴三魂少二魂。
指望在此将夫等，
至今三月无信音。
偏偏又遇贼犯境，
实在心中甚惨情。
哭罢了天伦把公子叫，哎呀，我的夫吓！
进退无门怎样行？
(白) 也罢！
(唱) 不如碰死把命尽，

田奶公、
田奶母、
陈氏 (同白) 且慢！
(同唱) 相劝小姐暂消停。
田奶公 (白) 小姐不可行此拙志。大家急速打点细软物件，一同逃走，奔往京都，再作道理。
田翠兰 (白) 哎呀，事到如今，只好听天由命罢！
(田翠兰哭。)
田奶母 (白) 大家改扮起来。
(田奶公、田奶母、陈氏、田翠兰同改扮。)

田奶公、
田奶母、
陈氏、
田翠兰 (同白) 走哇！
(同唱) 恨不得插双翅飞往都郡，
但愿得早进京诸事安宁。
(同白) 走哇！
(田奶公、田奶母、陈氏、田翠兰同下。)

【第三场】

(四蓝文堂、四下手同上，同站门。李太永上。)
李太永 (白) 某，巨齿山正先锋李太永是也。奉了黄大王之命，逢州抢州，遇县抢县。
众喽兵，抢州县粮草去者！

四蓝文堂、
四下手 (同白) 啊！
(『牌子』。众人同下。)

【第四场】

(陈氏、田奶公、田奶母、田翠兰同上。)
田奶公 (白) 哎呀！

(二黄摇板) 一连走了三日整，
受尽风霜劳苦情。
忽然前面征云起，
杀气腾腾冲碧空。
连珠火炮声声振，
迎头来了众贼兵。

(八难民、四下手自两边分抄上，同跑过场，同下。)

田奶公 (白) 哎呀！
(唱) 许多难民逃性命，
拥拥挤挤乱哄哄。
急难不分男共女，
贫富贵贱一同行。

(风旗上，田奶公、田奶母同冲散，同下。陈氏、田翠兰同怕。)

陈氏 (白) 哎呀，好大风吓！
田翠兰 (白) 哎呀！
(唱) 袜小鞋弓走不动，

(田翠兰倒地。)

田翠兰 (白) 哎呀！
(唱) 险些栽倒地流平。
生死存亡料不定，
唯保残生吉和凶。

(田翠兰看。)

田翠兰 (白) 哎呀！
(唱) 奶公、奶母无踪影，

(陈氏看。)

陈氏 (白) 哎呀，奶公、奶母不见，必然是被贼兵冲散了。
(唱) 遭慌搅乱遇刀兵，

田翠兰 (哭) 哎呀呀呀！

陈氏 (白) 哎呀，小姐！事已至此，哭也无益。那奶公、奶母，虽然被贼兵冲散，幸喜还有老身在此。少不得我与小姐奔走京都，把小姐送到丞相府中，万保无事。但是一件。

田翠兰 (白) 哪一件？
陈氏 (白) 此时乃是离乱之间。路途之中，必须母女相称，千万莫说真名真姓。不知小姐心意如何？

田翠兰 (白) 多谢妈妈高见。奴就从命。
陈鸿林 (白) 只是委屈小姐了。

田翠兰 (白) 妈妈，逃命要紧，何出此言？

陈氏 (二黄摇板) 我与小姐商议定，
莫要漏出内中情。

田翠兰 (白) 哎呀！
(二黄摇板) 心如刀搅心酸疼，
又悲又叹恸伤情。
若得见我天伦面，
纵死黄泉也闭睛。

(田翠兰、陈氏同走小圆场。)

陈氏 (二黄摇板) 搀扶小姐往前进，
(白) 哎呀！
(唱) 西方坠落太阳星。
眼然已到黄昏分，
再与小姐说分明。

(白) 眼看太阳归宫，再走天晚，你我难以行走。面前有座客店，咱们住下，明日再行。

田翠兰 (白) 但凭妈妈。

陈氏 (白) 店家，店家！
 (王凤山上。) 来了！
 王凤山 (白) 高挂一盏灯，安歇四方人。
 (念) 二位娘子，莫是投宿的么？
 陈氏 (白) 正是。
 王凤山 (白) 请到里面。
 陈氏 (白) 女儿随我进来。
 田翠兰 (白) 是。
 王凤山 (白) 这位老妈妈，打哪道而来，要往哪道而去？
 陈氏 (白) 我乃母女二人，只因躲避兵荒，弃舍家园，要往京都投亲。行路天晚，故此惊动乡亲，要在此借宿一晚。
 王凤山 (白) 原来如此啊。老妈妈，我实不相瞒，在下姓王名凤山，在此开店多年。后面现
 有家眷，叫我的老伴，相陪你母女二人。
 陈氏 (白) 有劳了。
 王凤山 (白) 啊，妈妈快来！
 (店婆上。) 啊哈，来了！
 店婆 (白) (念) 开座小客店，为赚几文钱。
 (白) 什么事情，掌柜的？
 王凤山 (白) 来了母女二人，前来投宿，你去陪伴陪伴。
 店婆 (白) 我去看来。
 陈氏 (白) 啊，店妈妈！
 店婆 (白) 哟，原来是一位老姐姐。有礼了。
 陈氏 (白) 还礼了。我母女前来投宿，要打搅店妈妈了。
 店婆 (白) 哪的话哪，你母女跟随我到后面，与你们打上一盆净面水，随便用点东西，看
 你们母女，这一身尘垢。
 陈氏 (白) 多有打搅了。
 店婆 (白) 太谦了。你母女随我来呀。
 (笑) 哈哈哈！
 陈氏 (笑) 哈哈哈！
 (白) 女儿随我来呀。
 店婆 (白) 待我预备饭食。
 (众人同下。)

【第五场】

(王招上。) 哈哈哈！
 王招 (笑) 适才偷眼来观看，
 (唱) 见那女子似天仙。
 (白) 我，王招。爹爹王凤山，母亲郑氏。生俺一人，爱如掌珠。方才有母女二人，
 前来投宿。看见那位女子，真是千娇百媚，怎奈我还未成亲哪，把我妈叫出来
 商量商量，给我提门亲事。
 妈呀。你哪快来呀！
 (店婆上。) 来了！
 店婆 (白) 孩子什么事情叫我？
 王招 (白) 妈呀。你哪瞧，我也不小了。我都二十八岁啦，还没成家哪。我方才瞧见来了
 那个老妈妈，带定一个女子前来投宿。看见那位小姑娘，长的十分俊美，你哪
 给我提一提，与我作一个小媳妇。也叫你哪享几年福，扶侍你老人家。妈呀，
 你哪想好不好？
 店婆 (白) 我的儿，你未开言，为娘的就有此意。方才我问了她的来意，乃是母女二人。

王招 (白) 只因躲避兵荒，要往京都投亲。想来也是孤苦。待我前去与那妈妈商议商议。
(王招下。)
店婆 (白) 妈呀，我听你哪的喜信，快着点！
(店婆进门。陈氏上。) 别忙，孩子，交给我啦！
陈氏 (白) 啊，店妈来了，请坐。
店婆 (白) 坐下。别拘束。我有一事，与你哪商议。
陈氏 (白) 有话请讲。
店婆 (白) 别忙。我有一子，与这位老妈妈见见。
王招 (白) 王招，我儿快来！我儿快来！
(王招上。)
王招 (白) 来了！
店婆 (白) 妈呀，亲事成了没有？
店婆 (白) 哪有这么快哪！我还没说哪。你先随我进去，见见那位老妈妈。你要规矩点，事情有成儿。
王招 (白) 是了。我知道。
店婆 (白) 王招，我的儿，你过来与这老妈妈见礼。
王招 (白) 老妈妈在上，我这有礼了。
陈氏 (白) 店妈妈，这是何人？
店婆 (白) 这就是我的儿子，名叫王招。
陈氏 (白) 哟，原来是令公子。少礼。请坐请坐。
王招 (白) 告坐。
店婆 (白) 妈妈，我有一事奉告。
(二黄摇板) 我看妈妈多良善，
不幸遭逢荒乱间。
有缘千里来相见，
今有一事面叙谈。
我看令媛多俊艳，
必然聪明十分贤。
欲为我儿求婚偶，
料无推辞要周全。
(陈氏叹气。)
陈氏 (白) 咳！店妈妈，我一进店来，蒙你夫妻二位这般的厚待，况且令郎相貌堂堂，人品不俗，岂有不愿之理？只因有一段情由在内，故此我不敢应许。事到其间，我少不得把这实言告诉与你。这女子并非是我亲生之女。
店婆 (白) 哟，不是亲生的，便怎么样？
陈氏 (白) 只因跟着她丈夫逃难，住在我家。她的夫主上京，一去不回。杳无音信。皆因那贼犯境，她才跟我逃难。惟恐有人盘问，只得称为母女，这件事焉能应允。
王招 (白) 哟，原来这段情由。我倒另有主意，既不是妈妈亲女儿，何须留恋？我今情愿送白银二十两，只由妈妈瞒着她，写下一张卖契文约与我。妈妈不必与她说明。今晚歇息一夜，明日一起早，将她撇下，回转你原处。此时贼兵去远，你有这么些银子，足够养活你老过活的，岂不是好？
(笑)
(西皮二六板) 哈哈哈！
未曾开言笑盈盈，
尊声妈妈你是听：
奉送白银为谢意，
回家养老度光阴。
此女孤身无伴侣，
难以前去上都京。
必然与我结秦晋，
一定依允把婚成。
陈氏 (唱) 多谢公子赠金银，
些须小事多费心。

(白) 就烦公子写一张婚书。
 王招 (白) 待我写来。
 (牌子。王招写。)
 陈氏 (白) 我画一个十字罢。
 店婆 (白) 妈妈，你暗暗地转回后面歇息去罢。明日清早，不必辞我，你就起身，回你原籍去罢。
 陈氏 (白) 是。
 (西皮二六板) 自古清酒红人面，
 为财哪怕坏良心。
 (陈氏下。)
 店婆 (笑) 哈哈哈！
 (西皮摇板) 写得婚书安停当，
 要与我儿配鸾凰。
 (店婆、王招同下。)

【第六场】

(田翠兰上。)
 田翠兰 (白) 苦哇！
 (二黄摇板) 躲避兵灾出罗网，
 犹如跳出是非墙。
 金鸡三唱天光亮，
 (田翠兰看。)
 田翠兰 (白) 啊！
 (二黄摇板) 陈氏不见为哪桩？
 (店婆上。)
 店婆 (二黄摇板) 人得喜事精神爽，
 月到中秋分外光。
 田翠兰 (白) 姑娘，早起来了？
 店婆 (白) 早起来了。
 田翠兰 (白) 姑娘，此时还不梳洗？
 店婆 (笑) 请教乡亲，不知我母亲今在何处？快些请来。我们好趁早登程。
 田翠兰 (白) 哈哈哈！
 店婆 (白) 姑娘，有一事，特来告诉与你。
 田翠兰 (白) 妈妈请讲吓。
 店婆 (白) 姑娘听了！
 田翠兰 (白) 昨晚你母对我讲，
 她把底细说其详。
 说你不是她亲养，
 遇难相随奔他乡。
 她把姑娘卖与我，
 好与我儿配鸾凰。
 卖你纹银三十两，
 陈氏得银转回乡。
 姑娘若是不信任，
 现有文约作主张。
 田翠兰 (白) 呀，好恶妇！
 (二黄摇板) 听一言来魂飘荡，
 骂声陈氏狠心肠。
 只为贪财情义忘，
 哪管天理与昭彰！
 私卖人口该何罪，
 送到当官叫你亡。

(田翠兰哭。)		
店婆	(白)	姑娘，不必啼哭。我有话与你商议呀！
	(二黄正板)	满脸带笑喜洋洋， 尊声姑娘听端详： 陈氏贪财将你卖， 暗起亏心太不良。 撇下姑娘无路往， 孤身独自甚悲伤。 老身未曾将你买， 先就安下好心肠。 我有一子好貌相， 与你年貌正相当。 姑娘且把宽心放， 在此居住乐安康。 强如逃灾去避难， 遇见贼兵怎躲藏？ 被获遭擒入罗网， 不是失节命必亡。 相劝言语要思想， 老身替你挂心肠。
田翠兰	(白)	哎呀，店妈妈呀！
	(二黄正板)	乡亲听我从头讲， 细听奴家说端详： 虽然避祸身遭魔障， 有夫之主非寻常。 奴父当朝田丞相， 官居一品掌朝纲。 丈夫本是员外子， 猛烈英雄最刚强。 同我上京投岳丈， 奴家途中染病床。 夫妻双双来商量， 先叫儿夫奔帝邦。 谁知去后无信往， 离乱之间受灾殃。 奶公、奶母无影响， 奴同陈氏住店房。 起意贪财良心丧， 可叹我一人受凄凉。 恳求妈妈将奴放， 送奴回转奔家乡。 京都若见天伦面， 千金重谢永不忘。
(田翠兰跪，哭。)		
店婆	(白)	哎呀，原来是丞相的千金。请起请起。老朽不知，多有得罪，你且歇息歇息，稍时我就来呀。
田翠兰	(哭)	喂呀！
(田翠兰下。)		
店婆	(白)	哎呀，说的我心中不忍。待我与老头子、我儿王招商议商议。把她放了，也是一件好事。老头子、我儿快来呀！
(王凤山、王招同上。)		
王招	(白)	妈呀，亲事怎么样了？
店婆	(白)	哎呀，方才我把那位姑娘叫醒，问起情由家乡，原来是田丞相之女。她奶公、

王招 (白)

奶母，同她避难，半路途中，她的奶公奶母，被贼兵冲散，才跟陈氏同到咱们店中投宿。如今陈寡妇是走了，二来这位姑娘，有了人家。哎呀，是她苦苦哀求，将她放去，将她送在京中，见了她父田丞相，必当千金重谢。

王招 (唱)

母亲，你老人家，好不明白道理。此时兵荒马乱，贤愚不分。凭你口内之言，说是丞相之女，此话未必是真。况且还有一说，纵然是田令孜之女，把她送到京都，别说是千金重谢，只恐反中了奸臣之计，有了杀身之祸呀！

闻听田相是奸佞，
天下传扬落臭名。
此番若把他女送，
只恐惹起是非生。
不如与我成婚定，
在此居住保安宁。
闲事闲非我不管，
买她所为接后根。
今朝就是黄道日，
即速与儿把亲成。

店婆 (唱)

我儿将娘来提醒，
一派之言理正宗。

(白)

我的儿，你的言词合理。待我与她讲明。

王招 (白)

母亲，你要快去办来。

店婆 (白)

是啦。交与为娘办来。

(店婆、王凤山、王婆同下。)

【第七场】

(田翠兰上。)

田翠兰 (唱)

恼恨陈氏心太狠，
暗起狼心卖奴身。

(店婆上。)

店婆 (白)

走哇！
迈步且把房门进，
花言巧说哄他人。

(店婆进门。)

田翠兰 (白)

妈妈来了。商议好了么？

店婆 (笑)

哈哈哈！

(白)

姑娘。我方才告诉我夫主与犬子。他爷儿俩，俱各不允。说自古常言，人离乡贱，物离乡贵。哪怕你是丞相之女，落难到此，被我们银子买下，少不得要与我儿为妻，谁肯千山万水，送你进京？我劝你妄想痴心，尽都收起。今日乃是吉期良辰，与我儿成亲才是正理！

田翠兰 (白)

哎呀！

(唱)

听罢言来精神乱，
想要脱身万万难。
杏眼秋波泪满面，
心内犹如乱箭攒。
仰面朝天长叹气，
口中暗暗叫苍天。

(白)

天啊！
皆因兄长不良善，
天地巡查不放宽。
若是失节在旅店，
死后怎能对祖先？
低下头来心暗算，
哦，有了！

(唱) 忽然一计上眉尖。
(白) 啊，妈妈，既是店东不肯送我进京，这也是我命该如此。今朝既是良辰吉日，
你老人家，可请到前面去收拾收拾，待我好梳洗。
店婆 (白) 哎呀，姑娘，你这才是明白的孩子。话说的甚是有理。你快些梳洗，少时你两个同拜天地。乃是一桩喜事。我到前面去了。
(唱) 听她言来心内欢，
千里姻缘一线牵。
急急忙忙奔前院，
对他父子说一番。
(笑) 哈哈哈！
(店婆下。)
田翠兰 (白) 且住。这店婆被我言语支走，不如将计，我寻个自尽，不失贞节，倒为上策。
(叫头) 哎呀，爹爹！
(白) 这都是你不积下阴功，你孩儿才有这段因果！
(田翠兰关门。)
田翠兰 (唱) 此时只好寻自尽，
不由一阵痛伤心。
女儿在家身荣贵，
哪晓大祸要临身。
今在旅店把命尽，
哎呀！
(唱) 想起同床共枕人。
口中暗叫单公子，
不知儿夫哪边存？
自从你分别把京进，
直到如今无信音。
我今全节难相见，
相逢除非梦里寻。
翠兰哭得如酒醉，
我那夫哇！
(哭) 岂肯失节与他人。
(王招上。)
王招 (唱) 忽听后面悲声振，
窗外观瞧看分明。
(白) 哎呀哎呀！
(王招踢门。)
王招 (白) 哎呀，不可行此短见！
(田翠兰看。)
田翠兰 (白) 哎呀！
(田翠兰哭。)
田翠兰 (唱) 指着恶贼骂几声，
怎肯失节把你从！
(白) 贱呀！你若知醒悟，快将我送进京都丞相府内，我父定然是千金相谢。你若痴心妄想，你的报应就在眼前！
王招 (白) 好贱人哪！
(唱) 听罢言来怒冲冠，
咬牙切齿眼睁圆。
尽是满口胡言乱，
贱婢无知太不端！
老子好意抬举你，
反到欺心把我嫌。
既用白银将你买，
犹如使女与丫鬟。

作妾为奴由着我，
竟敢大胆把我拦。
不见棺材不下泪，
不到黄河不回还。
语罢言绝不得慢，
回手取过小皮鞭！

(王招打。土地上，拦。田翠兰哭。【内喊杀声】。)

王招 (白) 哎呀！
(唱) 正要打这女婢贱，
外面喊杀为哪般？

(王凤山、店婆同上。)

王凤山、
店婆 (同白) 哎呀儿吓！祸从天降。今有无数的贼兵，把店门打开。手内拿刀俱各闯进院来！
王招 (白) 哎呀不好了！

(【急急风】。四蓝文堂、四下手、李太永同上，同杀，同张望，同杀王凤山、店婆、王招。田翠兰看，怕。李太永看。)

李太永 (笑) 哈哈哈哈！
(白) 好一个千娇百媚、风流俊美的女子。何不把她带到巨齿山，献与大王，作一个押寨的夫人，岂不是好？
哎，那一年轻的妇人，你莫非就是店家之妇？

田翠兰 (白) 哎呀列位大王！我并非店家之妇，吾乃当朝田丞相之女。只因躲避兵荒，要上京都寻父，不料撞见诸位大王。你等若肯送我进京，恩有重报。决不敢忘。

李太永 (白) 哟，敢是奸臣之女？
众喽兵，将她驼在马上，带了走！

(四蓝文堂、四下手押田翠兰同下，李太永下。【尾声】。)

(完)